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美】厄尔·德尔·比格斯 ◎ 著

Earl Derr Biggers

鲁玉容 孙小芬 等 ◎ 译

乐淑琴 王迎吉
群众出版社

陈查理探案集

陈查理探案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美】厄尔·德尔·比格斯 ◎ 著

Earl Derr Biggers

鲁玉容 孙小芬

乐淑琴 王迎吉

等 ◎ 译

群众出版社

陈查理探案集

陈查理探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查理探案 / (美) 比格斯 (Biggers, E. D.) 著；鲁玉容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陈查理探案集)

ISBN 7-5014-2044-0

I. 陈… II. ①比… ②鲁…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0747 号

陈查理探案集

陈查理探案

[美] 比格斯 著

孙小芬 鲁玉容
王迎吉 乐淑琴 译

责任编辑 鲁玉容

封面设计 颜雷

技术设计 祖立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76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9.375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044-0/I·845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内容简介

陈查理探案

美国环球旅行团成员德雷克老先生在英国伦敦的高级饭店里被勒死，苏格兰场首席巡官达夫奉命侦破此案。由于缺少证据，无法扣留旅行团，此团继续前行。但随着旅行的进程，另一成员霍尼伍德在法国尼斯一饭店的花园里被枪杀。随后在意大利圣雷莫的皇家大饭店，霍尼伍德的妻子在与达夫同乘电梯时又遭枪击而亡。接下来，苏格兰场暗中派出跟随旅行团的巡官韦尔比的尸体在日本横滨的码头上被发现。这一连串儿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凶杀激怒了苏格兰场，达夫为抓住旅行团中的凶手来到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不想，他竟在好友——檀香山警局优秀侦探陈查理的办公室里遭枪击而身负重伤。义愤与荣誉使查理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此案，此时环球旅行已只剩终点站旧金山，时间也只有前往旧金山所需的六天，而这六天中他与旅行团共有的活动范围又只能是航行中的船上……

在幕布后面

苏格兰场著名侦探弗雷德里克先生因事来到美国旧金山，恰巧美国檀香山优秀侦探陈查理也因公正在旧金山。在共进午餐时，弗雷德里克先生讲了一件他深感羞愧、至今未破的凶杀案，并让人们看了被害者的一件遗物——一双绣有中国字“幸福和长寿”的

DM72/06

暗红色天鹅绒拖鞋。在案发现场，死者穿的就是这双鞋，而他的靴子却放在桌子上。就在弗雷德里克讲了此案的当晚，他被枪杀，脚上只穿着袜子，而没有鞋。但据最后看见他活着的人说，他当时穿的正是那双天鹅绒拖鞋。死者的身旁有一本俱乐部的年鉴，桌子底下有一颗珍珠，保险柜是打开的，抽屉上也没有上锁。陈查理不得不介入此案，开始了他的调查。谁知案子越查越复杂，竟与数件漂亮女郎神秘失踪的奇案纠缠在了一起……

五十支蜡烛

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兴高采烈地举办一个生日晚会，并在生日蛋糕上插上了五十支粉红色小蜡烛，接着就被人刺死在闪着烛光的餐桌旁。于是，人们再也无法知道他在给谁庆祝生日，也不知为何是五十支蜡烛，更不知是谁杀了他。奇怪的是，死者邀请的客人之一——近八十岁的老人苏博士也同时被杀死在家中，凶器竟是相同的……

三录

陈查理探案 鲁玉容 孙小芬 车宁国 译

3	第一章	雨中的皮卡迪利广场
12	第二章	布鲁姆饭店的迷雾
20	第三章	心脏病患者
33	第四章	达夫忽视了一个线索
48	第五章	莫尼考的午宴
60	第六章	维多利亚车站，一〇四五次列车
73	第七章	苏格兰场的仰慕者
85	第八章	里维埃拉之雾
99	第九章	圣雷莫的黄昏
111	第十章	德雷克先生的耳聋
123	第十一章	热那亚快车
136	第十二章	乔林吉大道的珠宝商
151	第十三章	敲响查理的门
156	第十四章	蓬奇鲍山上的晚餐
171	第十五章	从檀香山东行
180	第十六章	马六甲手杖
191	第十七章	东方大饭店标签
205	第十八章	马克斯·明钦夫妇的宴会

- 219 第十九章 结满果实的树
230 第二十章 帕梅拉小姐列的名单
238 第二十一章 普罗梅纳德的安格兰斯
251 第二十二章 钓鱼的时刻
264 第二十三章 收网的时刻

在幕布后面 乐淑琴 威荣 译

- 277 第一章 来自苏格兰场的人
289 第二章 伊夫·杜兰德怎么了?
306 第三章 空中游廊
320 第四章 上帝的账单
334 第五章 隔壁的声音
348 第六章 客人侦探
360 第七章 混水
373 第八章 李维利的机遇
387 第九章 失踪女人的港口
398 第十章 来自伦敦的信
411 第十一章 澄清混水
423 第十二章 一个雾蒙蒙的夜晚
435 第十三章 老朋友又相遇
446 第十四章 两个人的晚餐
458 第十五章 谨慎的卡特尔先生
471 第十六章 幸福和长寿
485 第十七章 从白沙瓦来的女人
499 第十八章 弗兰纳里的大场面
507 第十九章 不眠之夜
517 第二十章 阐述真相

527 第二十一章 伊夫·杜兰德的结局

533 第二十二章 启程夏威夷

五十支蜡烛 王迎吉 孙小芬 译

545	第	一	章
550	第	二	章
561	第	三	章
569	第	四	章
574	第	五	章
587	第	六	章
593	第	七	章
602	第	八	章

陈查理探案



鲁玉容 孙小芬 车宁国 译

第一章

雨中的皮卡迪利广场

苏格兰场首席巡官达夫冒雨走在皮卡迪利广场上。他隐隐约约能听到从远处詹姆斯大街传来议会大厦的大笨钟敲十点的钟声。此刻是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的夜晚。请记住首席巡官日程表中的这一时刻吧，虽然这点内容在本案中相对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也从未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现过。

尽管巡官达夫本就生性平静，但此刻他的心情可以说更为平静。这一天的早上，一桩耗费时日而且十分乏味的案子终于结束了，他在法庭上亲眼目睹了那个戴着不祥的黑帽子的法官向一个身份卑微、满脸沮丧的小个子男人宣判了死刑。对，情况就是这样，达夫想着这些情景。不管怎么说，再胆小的杀人犯也是不讲道德和缺少人情味儿的。在最终捕获他的这个猎物之前，他曾带领苏格兰场的同伴们进行了多么激烈的追逐啊！但是，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当然，在这当中，或多或少可以说达夫还是靠了点运气的。当拿到了凶手写给巴特西公园路那个女人的信时，达夫立刻就从那并无恶意的短句中看出了双重意思，他对此紧抓不放，直到搞清了全部情况，取得圆满结果。现在，此事

已成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呢？

达夫就这样走着。那有带子的宽大长外套紧裹着他，雨水从他那带檐儿的旧毡帽上流下来。在此前的三个小时里，他一直坐在马布尔·阿奇·帕维林影剧院里，想让自己发泄、放松一下。这部电影是在南部拍摄的，那里有棕榈成行的海岸、炎热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看着这部影片，达夫想起了他多年前在圣弗朗西斯科遇到的一个侦探伙伴。那是一个谦虚羞怯的小伙子，他一直干着追捕逃亡者的幕后工作。在那信风轻吹、树花盛开、永远是六月气候的地方，他常年研究着各种线索。回忆起这些，巡官不禁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达夫漫无目的地在皮卡迪利广场上走着。在他的记忆中，这里曾是一条通衢大道，现在却已拥挤不堪。直到不久前，他一直是文街车站地区的侦探巡官，主管这一上流社会地区的刑事侦查队。伦敦西区一直是他独有的追猎区。那里的俱乐部尊贵而显赫，现在，它那孤傲的身影在雨中若隐若现。就在那个俱乐部里，他曾只消几句话便抓住了一个潜逃的银行家。前方的一个阴暗的店铺把他的思绪带回到某一天的早晨，那时他正在那里俯视一个穿着巴黎睡袍被杀的法国女人的尸体。伯克利那白色建筑的正面使他回忆起的是抓捕一个残酷的勒索者，当时此人刚洗完澡，显得茫然无助。在离地铁站前方几步远的半月街，达夫仅对一个凶恶的男人耳语了一句话，那人的脸色立刻变白。当达夫把手放在其肩膀上时，这个被纽约警察局紧急通缉的杀人犯正在自己奥尔巴尼舒适的住宅里轻松地吃早餐。半月街的对面是帝王饭店，而达夫这位巡官曾连续两星期每晚都到那里就餐，为的是盯住那个认为自己已成功地藏好了晚礼服并将这一秘密永远埋在了心里的男人。现在，在一个难忘的夜晚，达夫又来到了这个他曾战斗过的皮卡迪利广场，而就在这他行走其上的皮卡迪利广场上，他曾与哈顿花园的钻石大盗进行过殊死决斗。

雨越下越大，雨柱猛烈地抽打在他的身上。他走进一个门洞，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伦敦是安全有序的，她是高贵和纯洁的代名词。数不清的电子招牌的黄色灯光在倾盆大雨中变得模糊不清，而街面上的小水坑却在闪着亮光。达夫感到此时需要个伙伴，便绕过这圆形地带消失在黑暗的大街上。在离红绿灯二百码远的地方，他冲着一个阴森可怖的建筑物直接走了过去。这建筑物的一层窗户上装有铁栅栏，窗内闪着微弱的灯光。这就是他十分熟悉的、曾长期在此任职的文街警察局。

达夫在这儿的这个重要职位的接任者、地区巡官海利正一个人呆在屋里。这是一个瘦瘦的、看上去总显得疲倦的男人。他一看到老朋友，脸上顿时生出光彩。

“快请进，达夫，我的朋友。”他说，“我正想找个人聊聊天儿呢。”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达夫回答道。

他摘下滴水的帽子，脱去湿乎乎的爱尔兰外套，坐了下来。隔壁房间的门开着，他看到那里有一伙儿侦探，每个人都拿着一张毫无价值的报纸在看。

“一个宁静的夜晚。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感谢上帝！”海利回答道，“过一会儿我们要去查抄一个夜总会——不过，你也知道，这类小事是我们现今主要的消遣。顺便说一句，我看到通令中的赞美词了。”

“赞美词？”达夫挑了挑他那浓重的眉毛。

“是啊，自治镇的那个案子，你知道的。法官对巡官达夫特别称赞——出色的工作、聪明的推理——等一类的词。”

达夫耸耸肩。

“是啊，是那样。谢谢你，老朋友。”他拿出他的烟斗，往里装烟丝。“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明天就会被忘掉。”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们干的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是不是？”

海利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

“一种回击，”他补充道，“每当一个艰巨的案子结束后，我便有这种感觉。朋友，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一个新的谜，永无休止的思考。现在，如果你负责这个地区——”

“我曾经负责过。”达夫提醒他。

“是啊，是这么回事。但是，在我们忘掉过去——这是个好主意，我同意你的说法——之前，难道我不可以说几句恭维的话吗？你在这件案子中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做为一个典范——”

达夫打断了他的话。“我是靠了点儿运气，”他说，“不要忘了这一点。正像我们的老长官弗雷德里克·布鲁斯先生所说，要把艰苦的工作、理智的分析和能碰上的运气结合起来，而在这三者中，运气是最重要的。”

“噢，是这样说的，可怜的弗雷德里克先生。”海利说。

“说到弗雷德里克先生，”达夫继续说道，“一提起他，就会想到抓住杀害他的凶手的那个中国侦探。”

海利也点头道：“那位来自夏威夷的朋友。萨金特·陈——是这个名字吗？”

“陈查理——是这个名字。他现在是个侦探，在檀香山。”

“你接到过他的信吗？”

“是的，间或有信。”达夫点燃了烟斗。“尽管我很忙，但我一直坚持与他通信。无论如何，我忘不了查理。三两个月前我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呢，询问一下他的情况。”

“他回信了吗？”

“回了，今天早晨刚接到他的回信。”达夫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不，就是它。没什么新闻。”他笑着点了点头。

海利将身体靠在椅子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听听他信上说了些什么吧。”他提议道。

达夫从信封里抽出两页信纸，把它们展开。他盯着这封用世

界很远一端的另一个警局的打字机打出的信看了一会儿，然后，一丝笑意浮现在他的唇上，他开始以他那苏格兰场巡官温和有力的声音念起信来：

尊贵的朋友：

你的友好的信件按照预期的时间完成了它的旅程，把对已逝去的过去的幸福回忆带回到鄙人心中。什么是财富？被朋友记住并能得到他的信就是幸福。当我得知，在你那高贵而紧张的大脑中仍给最卑贱的陈查理留有一席之地时，我感到自己是个很富有的人。

每当想起在那边所经历的情景，我就总是想到你。这是永远也忘不了的。请原谅我所发表过的直率的评论，也许那样的建议对于你的职责来说是十分荒谬的。你曾对我说过的大量的赞扬之语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总有那么一点儿我不该有的自豪感围绕着它。

至于你信中要求我谈谈我的情况，非常遗憾，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水照旧从屋檐滴下，落入固有的小坑，这就是对我的生活的精确描述。檀香山不盛产杀人犯。平静的人即是幸福的人，我不该有什么好抱怨的。东方人都知道，只要打鱼，就得晒网。

但是，有时我还是感到焦虑，因为晒网的时间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东方人性格逐渐改变的状况是否应该归功于我在不平静的美国人中间生活了多年这一现实？不要紧，我会自我掩饰这一点的。我总是不多说不多道地执行着不太紧要的任务。在一些夜晚，我坐在门廊里向外看着沉睡的城市，强烈地企盼着电话铃声响起来，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用我孩子的话说：“我完了！”我的这个女儿英语学得很好，她现在在本地的一所

学校里教书。

你的命运就与我不同，对此我很高兴。我经常想到，你是在大城市，那儿有许多的住户，你优秀的才能不会像死水一样得不到施展。好几次给你打电话时，你都外出巡查去了。我心里很清楚，成功永远会微笑地陪伴着你。对于你对我的友情，我同样感到高兴。你知道，中国人一向是很敏感的。

非常感谢你还挂念着我的孩子们，并给他们以问候。略一计算，他们已是十一人的队伍。我记得一个聪明人说过：“管理一个国家容易，管理一个家却很难。”然而我却勇往直前。我的长女罗斯曾在大陆的一所学校学习。当我在一次为昂贵的美国教育付费时，我就已意识到了，为了孩子们，我必须更加勒紧裤带，钱永远要算计着花。

再次感谢你友好而亲切的来信。也许某一天我们会重逢，尽管骇人听闻的陆地距离和我们之间的海水使这一想法听起来像是在做梦。无论如何，请接受我由衷的问候。望你在所辖地区值勤巡逻时注意安全。

致以同样的良好祝愿！

深深尊敬你的陈查理

达夫念完信把它折了起来。一抬眼，他看到海利正用一种带有疑惑的目光凝视着自己。

“太好了，”地区巡官说，“只……是……有点儿幼稚。你不会对我说，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那个抓住了杀害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的凶手的人吧。”

“别让查理的话骗住，”达夫大笑起来，“他比他自己所说的要深刻的多。耐心、智慧、艰苦工作——这些并非苏格兰所独有。

偏偏就是这个陈警官为我们这一行添了光彩，海利。他被埋没在檀香山那样的地方真是太可惜了。”他在电影中看到的棕榈成行的海滨又从他眼前掠过。“不过，也许可以这样说吧：平静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也许吧。”海利回答道，“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尝试它，你，还有我。你不是要走吧？”

看到达夫已经站起身，他问道。

“该走了，我得继续我的巡逻。”首席巡官回答说，“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的情绪还很低落，可现在已经好多了！”

“还没打算结婚呢吧？”

“结婚当然好，”达夫回答说，“可我没时间干别的事，就算是只能跟苏格兰场结婚吧。”

海利摇摇头。

“这可不行。可我也没谈恋爱呢。”

海利帮达夫穿上外套。

“但愿两件案子之间的空闲时间不要太长，你不适应这种情况。等你桌子上的电话——陈是怎么说的来着？——铃声响起，带来重要消息，那么，我的朋友，你就会又变得敏捷起来。”

“水，”达夫耸耸肩，“照旧从屋檐滴下，落入固有的小坑。”

“可你喜欢听这滴水声，你熟悉你要干的事。”

“是啊，”首席巡官点头道，“你说得很对。当一个实际问题出现时，不让我去解决我会不高兴的。再见吧，祝你在夜总会走好运。”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达夫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他的苏格兰场的办公室。他容光焕发，又恢复了从约克郡农场继承下来的乐观天性，他就是在那儿加入大都会警察局的。他开始办公。首先，他匆匆处理了一小批早邮件。然后他点燃一支雪茄，拿起《电讯报》，慢而仔细地看起新闻来。